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二月。癸亥。

諭內閣。鄧廷楨著調補兩江總督。兩廣總督著林則徐調補。

甲子。新調兩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鄧廷楨奏。暎咭唎國貨船。於九月底。正在具結進口。旋被該國兵船二隻。攔阻滋擾。我兵水陸轟擊。將該兵船及尖沙觜各夷船。盡行逐出外洋。經臣等於十月十六日。恭摺具奏在案。嗣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後駛回各船。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冀圖私銷。著即派員跟蹤偵察。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至所出切結。如果可靠。自

必漸就肅清。儻該夷迫於勢蹙。暫作緩兵之計。日後再有反覆。即當示以兵威。斷絕大黃茶葉。永遠不准交易。俾冥頑之徒。知所儆懼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料夷情之反覆。

示儆懼於冥頑。

訓諭周詳。彌深欽服。查臣等先於收繳煙土事竣。當以此後不許夷人再賣鴉片。理應取具遵依。是以飭繕甘結。聲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貨物沒官字樣。義律先本抗違。迨數月相持。屢經折挫。八月內始據稟稱情愿具結。惟所寫字樣。尚與新例不符。臣等念其畏罪輸誠。冀可再加開導。是

以將其原遞澳門同知說帖。繕錄奏

聞。詎該夷陽奉陰違。早不出

聖明所料。至九月間。義律復招夷商數人。在澳門集議。彼此推卸

刁難。此即反覆之始也。該國有嘤喇噹啷二船。均遵式具

結。嘤喇先進黃埔。而噹啷船正在入口。被義律潛約吐嗌

兵船。將其攔回。以致與師船互相礮擊。其為反覆莫甚於

此。且前遞說帖內云。毆斃林維喜命案。凶手已懸賞二千

圓。令人報知。至九月底。乃將囚禁之在船夷人五名。均欲

解回該國。照夷例辦理。是其反覆之形。不一而足。而究其

反覆之故。實因慣賣鴉片。奸夷利心不死。前雖已將新煙

帶回夷埠。而往來影黨尚多。仍思乘機偷運。恐甘結一具。
性命難逃。而義律利其抽分。與之朋比。忽恭忽倨。皆有譎
謀。臣等前已傳諭諸夷。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唤夷既
不遵約束。與其閉門而揖盜。何如去莠以安良。茲蒙
訓諭嚴明。尤當恪遵辦理。當商粵海關監督臣豫堃會同出示曉
諭。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唤咭唎國貿易。除未經停止
以前。唤夷有將貨船轉賣與別國夷商者。既據遵式具結。
查無鴉片。即係正經貿易。業已移步換形。尚可不追既往。
當與嘤唎等一體准令進口外。其餘責成洋商。認明唤國
來船。一概停其交易。所有大黃茶葉二物。查大黃每年出

口。本屬有限。不過附搭藥材項下。暎夷所銷尤少。惟茶葉在所必需。然有綠茶黑茶之分。暎夷所銷。多係黑茶。現在嚴密稽察。不使影射偷漏。查向來夷船到粵。以暎咭唎為最多。自嚴辦鴉片以來。各夷埠均有傳聞。以鴉片出自暎國。此後該國買賣可減。別國買賣可增。如嗹國、瑞國及單鷹、嗌㗎吐等國。歷年不過偶來一二船。本年來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榮之象。而咪唎㗎國之船。現來四十五隻。則比往居全年之數。已有浮多。尤見

天朝聲教覃敷。並不少此暎咭唎一國。而義律之勾結吐嗌等。虛張憍飾。玩法營私。該國以七萬里之遙。其主若臣。未必

周知情狀。令他國通商如舊。而暎國獨停。若該國查察情由。係因圖賣鴉片。抗違
天朝新例。則内而自知理曲。外而顏面何存。彼亦不肯容義律等之詭計奸謀。以自壞其二百年來之生計也。伏思斷絶鴉片。首貴杜其來源。而杜源總在夷船。無他謬巧。本年以來。收繳已化之煙土。值銀千餘萬兩。人所共知。而新來之鴉片。半從聞信折回。及到粵畏拏運回者。訪聞亦復稱是。故本年暎夷來船。本較往年為少。今旣發令斷絶該國貿易。所有洋商行鋪。均不敢與之私售。惟當視其有無悔懼真情。再行覈辦。至他國遵照具結進口。查無鴉片者。已有船六十

二隻。並據查報帶來洋錢。將及二百萬圓。臣等仍當時刻

稽查。防其潛代噗夷走私偷賣。不敢因他夷之遵式出結。

即遽信為無他。其先已具結之嗹啷一船。雖係噗國夷人。

而早知遵循法度。現被義律等扣留口外。日後若求入口。

仍當帶進黃埔。不宜與觀望营私他船。一例辦理。以示區

別。至前後駛回各船。誠難保不潛赴東西兩路。希冀私銷。

臣等仍遵

諭旨。密派文武。跟蹤偵察。並嚴飭沿海各營。認真防範。總期該夷

鴉片無處可售。庶使海面肅清。以仰副

聖主除患保民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林則徐等奏明轟擊夷船情形。曾經降旨飭令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絕其貿易。並諭以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想已遵辦。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察看暎夷反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現當嚴禁鴉片。豈容該奸夷陽奉陰違。希圖影射。著林則徐仍遵前旨。凡係暎咭唎夷船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國恭順。照常通商。難保該夷不潛行偷漏。溷入他國。私帶煙土。妄冀銷售。即大黃茶葉。亦恐他國加倍購買。轉相付給。是名為禁止暎國貿易。而流弊益多。殊非覈實辦理之道。著林則徐即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其噹啷一船。毋須招令入口。以歸畫一。林則徐現已簡調兩廣總督。責無

旁貸。務當趁此警動之機。為一勞永逸之策。至於區區關稅之盈絀。朕所不計也。

癸酉。順天府府尹曾望顏奏。鴉片流毒中外。幾於不可救藥。仰賴我

皇上乾綱獨斷。

飭部臣議立重典。各督撫盡力探拏。一年以來。內地民人。咸知警畏。現在戒除者十已八九。又

特命

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海口。初至之日。夷人震懾

天威。呈繳煙土二萬餘箱。出具不敢再來甘結。似該夷亦甚恭順。

當無意外之患矣。乃臣聞暎咭唎夷目義律。於本年各國新來之船。攔截外洋。有煙土者不令呈繳。且時以兵船入內洋游弈。敢與官兵接仗。是該夷前此出具甘結。祇係具文。其意實希圖掩飾一時。俟

欽差大臣離粵之後。仍載煙土。來與內地奸民售賣。其詭詐已可概見。迨見查禁嚴緊。煙土不繳。不准入口。彼遂肆其狂悖。不遵約束。竟敢放礮。傷我弁兵。其罪已不容誅。然聞其貨船數十號。猶在外洋之尖沙嘴停泊。覬望不去。彼其意謂粵海關稅。百數十萬。料在事諸臣。將必顧惜

國課。或可委曲相從。不知我

以舟師誘之使入。豫為召募能泅水而有膽力者數百人。使之夜間分隊潛往。直上其船。乘其不備。痛加勦殺。或豫設火船數百隻。亦令善泅水者。駕以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並先示諭兵民等。有能捦獲夷船者。即將該船貨物。全數給賞。則無不踴躍爭先。彼奸夷亦何所恃而不恐乎。可否請

旨飭下

欽差大臣。廣東督撫。相機而行。設法勦辦。該夷人當未有不懼而求我者也。然後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

天恩。准其通商互市。仍將大黃茶葉等貨。定為限制。無許逾額多運。以為箝制之法。儻再有夾帶鴉片。潛入內地。即一面照

新例懲辦。一面仍禁絕互市。庶以杜其覬覦之私。而永清積弊之源也。

曾望顏又奏。再查寄居香山縣屬澳門之西洋夷人。已二百餘年。世受

天朝撫綏。該夷止以貿易為生。別無產業。若因禁絕英咭唎等國互市。並不准其通商。誠恐該夷無以為生。非所以示體恤。若漫無限制。又難保其不為奸夷販運。應請自今以後。所有澳夷互市貨物。亦定以限制。不准逾額。如查該夷現有與各外夷私運接濟情弊。立將澳門商民撤退。概不准其互市。臣再思將來善後事宜。英咭唎等國夷人。果其悔

罪輸誠。併責令該澳夷為之保結。儻仍有夾帶鴉片而來
者。除將奸夷照例治罪。不准互市外。併將該澳夷禁絕貿
易。驅逐回國。如此嚴定章程。該澳夷室家妻子。久居內地。
未有不自顧惜而敢於違抗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勦
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
語。著林則徐等悉心妥議具奏。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
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繼昌並傳諭豫堃知之。

甲申。陝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奏。竊維治期協力。原無畛
域之區分。而威震外夷。尤貴辦理之畫一。彼嘆咭唎夷船。

攜帶鴉片煙土。在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向來地方官
一味隱忍。聽其逗留。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日。
天威遠播。法在必行。閩省係接壤之區。有必當一體嚴辦。不可稍
事姑容者。臣去秋八月。因省親請假回籍。即聞漳泉各處
有夷船往來寄泊。本年二月間。經過海口地方。見晉江水
甯鄉有夷船四隻。深滬鄉有夷船三隻。其餘各處海口。臣
未能周歷。大約所在多有。其船堅大。八面受風。土人用千
里鏡照之。見器械森列。槍礮俱備。屢經該水師提鎮。到處
察看。好言勸諭使去。奈夷情狡詐。將船開至偏僻地面。俟
該提鎮回署。仍舊出來。至八月中。臣自原籍起程。尚聞各

處夷船停泊如故。此夷船寄泊漳泉海口之實在情形也。
夷船所以停泊無忌者。由於水師員弁。收受陋規。每船得
洋銀四百圓六百圓不等。船上煙土。皆營弁包庇販賣。如
水師把總林和國。包送鴉片。槍傷岸民。是其明證。更有一
種奸民。與營弁通同一氣。接濟水米。多方獻媚。無所不為。
每日包送妓女到船。恣其娛樂。如代理晉江縣知縣顧墉。
於通夷犯婦吳勤娘被拏到案。不能根究逸犯施金等下
落。經該督撫奏參在案。該犯施金等尚未弋獲。亦其明證。
現今沿海地面。風俗日壞。土娼日多。皆由於此。聞夏間夷
船在衙口地方。戲用金錢。撒布地上。有附近婦女拾取金

錢。被該夷等獲數人。在船上輪流姦宿。有羞忿自盡者。有登時喪命者。該處民人。恐彰其醜。又恐地方官辦以通夷之罪。匿不呈報。又惠安大墜山下。發塚十餘堆。被夷人發掘。頭骨均被取去。鄉人袖手不敢與抗。該地方官亦竟若罔聞。至鴉片之不能斷絕。更無論矣。以泉州言之。如衙口施姓。深滬陳姓。陳埭丁姓。素皆恃鴉片為生業。夷船一到彼處。則盈千累萬。交水師哨船。代為交易。其運送各處銷售。或由惠安洛陽陳三壩晉江河市等處。送至仙遊地面發賣。或由南安埔頭小羅溪等處。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用大船。載至延建地方銷賣。建溪船戶。多係南安人。

搬運既便。興販尤多。風聞泉州煙土。每塊值銀五六圓。建甯則每塊值銀十六七圓。小民貪利。背不畏死。獲利愈多。趨之愈眾。究其病根。則皆由夷船之停泊銷售。以至於至。故夷船不遂。而欲絕鴉片之根株。不可得也。臣愚以為除害當清其源。用法不可有二。現在廣東查辦夷船。以期鴉片淨盡。福建尤當設法驅除。一體辦理。蓋廣東之與福建。猶輔車之相依也。鴉片之流毒。最甚廣東。次之莫如福建。夷船之停泊。在廣東則藉口通商。在福建則無辭可解。況廣東夷船所販賣者。尚有鐘表呢羽等件。鴉片係夾帶之貨。福建夷船並無他貨。只有鴉片一物。其情更為可惡。今

當廣東查辦喫緊。若福建沿海地方。不能一體辦理。致夷船任意寄泊。是為淵敺魚。為叢敺爵。凡廣東所不容者。得轉趨於福建。福建之夷船日多。則鴉片仍不能斷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且由福建而上。如浙江江南山東天津各處海口。皆夷船可到之處。防備尤恐其不周。而臣更不能無慮者。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習其教法。依其裝飾。彼蓋料為商船。則官得以稽查。在夷船。則官不便嚴究。奸商與夷人合夥。更復何所顧忌。臣風聞道光十七年間。署泉州府沈汝瀚。索取晉江衙口鄉鴉片陋規八百餘圓。該處土棍施叔寶。以陋規經前任取去。

不肯再繳。該署府即以該犯窩賣鴉片。詳稟會拏。該犯聞風遠颺。緝捕無獲。該督撫竟置不問。旋將沈汝瀚委署臺灣道缺。今聞施叔實在夷船上。為夷人心腹主張。一切指示機宜。沿海之人。無不周知。恐此外奸民。似此逃匿夷船者。尚復不少。若不設法盤查。嚴行驅逐。則漳泉地方。盜賊充斥。一經破案聞拏。皆得依夷船為逋逃之藪。其流弊更有不可勝言者。今閩省督撫提鎮。所以徘徊觀望者。不過曰慮開邊釁耳。不知我

國家赫聲濯靈。

天威所震。無遠不周。廣東夷船。多至數十餘隻。一經查辦。無不望

風披靡。福建夷船。通計不過十餘隻。又何難設法驅逐。況
廣東澳門。現經斷絕暎夷交易。福建海口。更非該夷船所
宜到之處。斯即大加懲辦。在我國無傷忠厚。在彼亦復有
何辭。臣度之理勢。按諸
國法。籌其利害。竊以為夷船之在閩省者。不可不一體嚴行
查辦也。伏祈
聖心獨斷。
飭下該省督撫提鎮。同心協力。大振聲威。一面查拏各海口奸民
從重懲辦。一面督飭舟師。向夷船嚴行盤詰。所有內地奸
民。逃匿船上者。盡行交出。以便治罪。各船所載鴉片煙土。

准其自首呈繳。即日開船出洋。並令該夷出具甘結。嗣後不敢偷越閩省海口。儻有攜帶禁物。違例復來者。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其沿海一帶地方。應如何添設兵弁。嚴密巡防之處。該督撫提鎮。妥議章程。認真辦理。總期巡邏周密。夷船不得闌入。漢奸無從勾串。庶沿海可期清靜。鴉片亦絕根株矣。

杜彥士又奏。再臣思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離省。或五六百里。或八九百里。較之廣東澳門。密邇省城。該省督撫。得以常川察看者。情形迥別。呼應較難。近來夷船。所以往來停泊。毫無顧忌者。實由海口離省太遠。地方官一

味掩飾。該督撫受其欺朦。苟且偷安。已為夷人窺破。故至於此。今欲斷絶鴉片。查辦夷船。必須實心任事大員。親往彈壓。方足以窮弊實而振聲威。查通省政務。有總督在省綜理一切。兼藩臬兩司相助為治。辦理已自裕如。臣愚以為巡撫事務較簡。可否

飭下該撫暫行駐劄泉州。漳泉接壤。聲勢相連。各處海口情形。該撫得以時常察看。相機辦理。地方文武各員。不敢因循朦混。仍蹈故習。水陸營兵聽其調遣。督率有方。衆志自奮。不特沿海奸民。聞風斂跡。且該夷船亦必倍加悚動。諒不難盡數驅逐。淨絶根株也。

杜彥士又奏。再臣聞九月二十七日。同安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由該處經過。因船上大礮久未施放。令兵丁先行演試。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大礮齊發。兵丁受傷甚衆。該提督見水中攻擊。難期得力。內地之礮。不能及遠。舍舟從山上放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泊附近海口。未經出洋。夷情狡詐。既敢開礮對敵。勢在不能姑容。應請嚴飭該督撫提鎮。振刷精神。設法擊逐。斷不可因循畏葸。坐失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杜彥士奏。暎咭唎夷船。攜帶鴉片煙土。在

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時。福建係接壤之區。必當一律嚴辦。閩漳泉各處。有夷船往來寄泊。水師員弁。收受陋規。營弁包庇販賣。與奸民通同勾串夷人。接濟水米。水師哨船。代為交易。運送鴉片。各處銷售各等語。鴉片現當嚴禁。廣東不能容留。必至轉趨福建。若不一體嚴辦。則來源未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且由閩省浸灌各省。在所不免。現已降旨派祁寯藻黃爵滋馳往福建查辦。並將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楨著會同祁寯藻黃爵滋將以上各款。查明懲辦。毋許稍有徇隱。自干咎戾。其另片奏請將福建巡撫暫行駐劄泉州。以資彈壓。並著該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即以該督暫行移

駐之處。據實具奏。原摺交黃爵滋帶往閱看。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杜彥士奏。風聞福建同安縣塔仔脚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經過該處。演放船上大礮。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齊發大礮。兵丁受傷甚眾。該提督舍舟上山。開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語。夷情狡詐。膽敢抗拒官兵。轟擊受傷。如果屬實。豈可畏葸養奸。致貽後害。著吳文鎔查明據實具奏。並查該夷船如尚泊海口。即飭水師員弁。相機擊逐。勿令逗留滋事。是為至要。

戊子。兩廣總督林則徐新調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等

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林則徐等奏。轟擊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𠸄咭唎國夷人

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大礮。彼時雖加懲創。

未即絕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嘧夷船。復敢首先開放

大礮。又於官涌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

尖沙嘴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即使此

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

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

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

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暎咭唎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噹啷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暎夷自絕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儻敢包庇暎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各海島。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疏懈等因。欽此。仰見

我

皇上乾綱獨斷。震疊諸番。

訓示嚴明。俾有遵率。當即恭錄

諭旨。咨會提臣關天培欽遵辦理。伏查嘆夷自呈繳煙土以後。種種違玩。反覆無常。總因責煙奸夷。冀留後路。若使稍為寬假。適足墮其詭謀。是以商同定議。欽遵前奉

諭旨。自十一月初一日起。停止該國貿易。業於十一月初九日具

奏在案。嗣於十一月。該夷義律遣人前赴沙角礮臺。向提臣呈遞夷稟一件。由提臣咨會前來。臣等公同折閱。內稱

實心欲求承平。無不肅敬

天朝律例。又稱茲時所求。惟欲仍作正經貿易。凡事欲遵

大清律例等語。雖欲明其奉法。究係一片空言。臣等度其此次

具稟懇求。仍不過如八月間僞作輸誠伎倆。當以現今奏

明封港。不與爾國交易。皆由爾之自取。並非

天朝無故絕人。爾不悔悟於前。此時懇求已晚等語。嚴切批示。

仍咨會提臣飭令提標中軍。遣令引水傳諭去後。復思暎

夷貨物。久貯在船。易於壞爛。今聞停止貿易。竊恐影射圖

銷。而各國夷商。利其運腳抽分。難保不為私行夾帶。又經

嚴諭洋商。傳知各國夷人。不准代為轉運進口。並責成洋

商。將進口貨物。詳細辨認。如敢扶同含混。即行加重治罪。

迄今二十餘日。該夷巡船貨物。停泊長沙灣等處外洋。雖

風浪靡常。仍遷延未去。此封港一月以來之實在情形也。

謹覆祇奉

訓言。當欽遵出示曉諭。臚其罪狀。宣布各夷。俾知
聖明用恩用威。惟其自取。既以絕奸夷之望。亦以安良賈之心。至於該國貨船。停泊外洋。本未進口。茲聞
天威震怒。自當警懍同帆。惟奸夷之夾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之載貨者。亦未肯棄貨。徘徊觀望。勢所必然。諒非空言所能諭遣。臣再三計議。惟有嚴查影射。以絕其銷貨之心。廣緝奸徒。以斷其售私之路。先之以文告。繼之以兵威。使其計無復之。必將窮而思返。若敢始終留戀。即何惜擣穴焚巢。惟外洋遼闊異常。仍不得不審度機宜。加以慎重。此又臣等悉心籌議之梗概也。抑臣等更有請者。粵東准通貿

易之時。載煙夷船。尚且游弈各洋。分投圖賣。而且售私牟利之心。未必即能盡泯。竊恐改裝舺板。由黑水夷洋。越赴各路。潛圖銷售。除粤省東西兩路。業經飭行沿海鎮協營。併力巡查。州縣文員。嚴防口岸。以杜偷運外。其沿海各省。

應請

飭下各該省督撫。一體嚴行防堵。以絕去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斷絕𠸄夷一摺。覽奏均悉。該奸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曾經降旨飭令絕其貿易。一概驅逐出口。現據奏稱該夷具稟乞恩。業經嚴行批駁。所辦甚是。惟夷商貨物。意在銷售。尤冀夾帶煙土。影射作奸。現已列其罪狀。宣布

各夷。該夷智窮力竭。難保不將違禁貨物。分寄各國夷商。轉為
灑帶。是名為禁絕。流弊愈滋。著林則徐等。派委文武各員。仍遵
前旨。散布各隘口。嚴查影射。緝拏奸徒。絕其銷貨之心。斷其售
私之路。是為至要。林則徐已實授兩廣總督。文武皆所統屬。責
無旁貸。儻查拏不能淨絕根株。惟林則徐是問。所有沿海各直
省督撫。已降旨飭令嚴密防堵。不留去路矣。

又

諭。本日據林則徐等奏。𠸄夷自封港後。具稟乞恩。業經嚴行批駁。
驅逐出口等語。該夷反覆無常。冀圖售其奸計。該督等已列其
罪狀。宣布各夷。該夷智窮力竭。難保不將違禁貨物。分寄各國

夷商。轉為銷售。現在粵省東西兩路。已責成林則徐等派委妥員。散布各隘口。認真查拏。此外沿海各省。亦應一體嚴密防範。絕其去路。著盛京將軍。直隸。山東。兩江。江蘇。閩浙。福建。浙江各督撫。各飭所屬。認真稽查。儻竄入各口。即實力驅逐淨盡。以杜來源而清積弊。

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己酉。兩廣總督林則徐。新調閩浙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豫堃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以絕弊端一摺。所有慎選洋商。嚴禁孖氈。並夷人久住省館。三板夷船停泊省河。及內地洋銀

應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怡良、並傳諭
豫堃、一體妥議章程具奏。欽此。臣等謹將原摺公同閱看。所列
五條。皆夷人與漢奸勾通弊混之事。雖係從前積習。近時
業已革除。仍恐舊弊復滋。整頓倍宜嚴緊。謹將辦過情形
及現在立定章程。逐條分晰。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原摺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一條。內稱試辦之商。素非殷實。
每向夷人借貲營運。嗣後呈充新商。務須總散各商。聯保
互查等語。臣等溯查嘉慶十八年。前任粵海關監督德慶。
奏准設立總商。綜理行務。嗣後選承新商。責令總散各商。

聯名保結。擇其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方准承充。立法本

為周密。惟因從前洋行十三家。漸有倒歇。至道光九年。僅

存怡和等七行。前任監督延隆。奏請變通招募新商。准其

試辦一二年。即令一二商具保承充。將各商聯保之法停

止。此後雖復十三行舊觀。而流品不無混雜。縱不至徑向

夷人借本營運。而糾夥朋充之弊。實所難免。是以臣鄧廷

楨。於十七年八月內。察看情形。會同前任監督文祥。奏請

將試辦之法革除。仍復總散各商聯保舊制。除還十三行

內有歇業者。准其聯保承充外。不得無故添設一商。是原

摺所指一二年試辦。及一二商保充之弊。係在十七年以

前。自奏准改立章程。即無借資朋充等弊。且彼時拏獲走
私匪犯梁亞奇等案內。起有洋商羅福泰請託書信。臣鄧
廷楨當將羅福泰革商辦罪。並因信內牽涉守備羅曉風。
亦將守備革職示儆在案。今御史摺內所指之嚴興泰。亦
即從前試辦之商。其斥革監追。係因拖欠餉項。尚非有濫
保夷船情事。又於十八年十月內。拏獲帶送夷信。運販煙
土之劉亞英等。訊係在義和夷行內充當管店。當問擬軍
罪。咨部覈覆。亦非在潘人和行內搜獲鴉片。現在禁斷夷
人夾帶煙土。新例愈嚴。所有各洋行輪流保辦。尤必嚴切
責成。如有夾帶分毫。不獨該夷商照新例懲辦。並保辦之

洋商。亦干斥革治罪。嘆咭唎夷船不敢進口。職是之故。臣等仍時刻訪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員欠。不能誠篤殷實者。一經察出。輕則革退。重則辦罪。總須有犯即懲。庶幾咸知畏懼矣。

一原摺嚴禁孖氊以防勾串一條。內稱孖氊自出貲本與夷人交易。貨物出口。則搭洋行代為輸稅。名曰搭報。遂有違禁售私。並出入夷樓。過付銀兩等弊。臣等查夷語有孖氊名目。音同馬占。即華言所謂賣買人也。不獨洋商工夥。該夷以此相稱。即一應交易貨物者流。該夷均呼為孖氊。而漢奸即在其內。蓋粵洋通商年久。內地民人。多與夷人

相習。以致暗地勾通。臣等自查辦夷務以來。責令各洋行。將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冊。送官查考。本年五月內。訪有安昌行司事羅老本。及其子羅坤在該行另立祥記字號。於五六月間。兩次將茶葉搭附該行。赴關報稅。交便單渡船。載往澳門。賣與西洋夷人。當將羅坤拏獲提究。併安昌行商容有光。渡夫葉保昌。葉永利。訊明雖係已經納稅。但借名搭報。究屬不合。將羅坤擬以枷杖。容有光革退商名。葉永利渡船裁革。嚴飭各商。嗣後不得容隱司事搭報。致干究辦。至各夷館所用工人。以及看門人等。均責成買辦保僱。其買辦責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責成洋

商選擇。令其逐層擔保。仍由府縣查驗。給牌承充。如查有營私舞弊。悉惟擔保之人是問。如此嚴加鈐束。諒不致因緣為奸。此外私赴夷船。代為經手買賣。或私充買辦。接濟食物各犯。均飭地方文武。隨時拏究。前於十六年。緝拏捐職千總之孖氈馮清。即馮亞求。訊擬軍罪。本年疊獲通夷各匪犯。內有情罪重大。如黃添花。鄧三娣。彭亞開。鍾亞二。四犯。臣等於駐劄虎門時。先後審明。恭請

王命正法。其餘各案。發司督飭府縣。分別照例詳辦。節經具奏在案。至原摺所指之陳老眷無鼻滌二名。臣林則徐甫入粵境之時。開單札飭訪拏。該犯先已遠颺。當經南海縣將

其所開雜貨店鋪。查抄封閉。現仍懸賞購緝。務獲究辦。惟
犴匱並無定數。沿海漁民蛋户。動輒貪利忘生。惟有力挈
嚴懲。不敢姑息養奸。以冀令行禁止。
一原摺嚴禁夷人久住省館。以絕弊源一條。內稱喳噸嚹
吔等夷。多年在省城夷館居住。潛行探聽。應請速為驅逐
等語。臣等查定例夷商於銷貨歸本後。即應隨原船回國。自
喳噸嚹吔盤踞省垣。把持洋務。百弊叢生。實為罪魁惡首。
先經臣鄧廷楨嚴行驅逐。該夷喳噸已於十八年冬間回
國。其嚹吔及賣煙奸夷吔啉哈等十六名。又經臣林則徐
等於本年勒繳煙土後。盡數驅逐回國。現在停止暎國貿易。

所有英夷。並不准一名住省。其味唎嘡等各國。正經貿易

良夷。亦勒令遵照定例。於銷貨後依期回國。即間有行欠

未清。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釐。並於省館周圍地段。

安設柵欄。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民人。私相交接。凡進省

出省各國夷人。俱令委員逐日按名點驗。造冊繳查。均不

容其任意逗留。致滋弊混。

一原摺禁止夷船停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條。內稱夷人製

造三板。駕駛如飛。每船可載貨物二三萬斤。從前𠺝嘮啤

裝載礮位進省。即用此項船隻。應一概驅逐等語。臣等查

夷船停泊黃埔。向用西瓜扁艇。剝貨入省。而夷人往來省

埔。所坐三板。或係有艙。或係無艙。船身本小。不能載貨二三萬斤之多。從前嗶嘰嗶係用大船入埔。而省河防堵極嚴。遂致驚嚇破膽。出口即死。並無將三板運礮駛入之事。臣鄧廷楨前因三板來往。向無定額。易滋影射。於十八年十一月內。設立編號順字三板七隻。載運夷人往來省澳。此外運貨各項三板。均不許駛入省河。現因停止嘆夷貿易。恐其冒混進省。議將順字三板。一併裁撤。另由粵海關發給味唎㗎等國護照二張。凡各國夷人進省。及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礮臺隘口。驗明方准內駛。是夷人三板。既不准入省河。自不至有夾帶走私之弊。

一原摺內地洋銀。與紋銀一律嚴禁出洋一條。內稱近來夷人。止帶禁物。並無另帶洋銀。及其出洋。不拘紋銀洋銀。任意攜帶。並託名某年某夷寄存。臨期載歸。此後應不准違例攜帶。並不准有代帶名目等語。臣等查紋銀出洋。經遞年遇案嚴辦之後。沿海奸徒。較前大為斂跡。至夷商買貨餘賸洋銀。仍行攜帶回洋。向無限制。自嘉慶二十三年。前督臣阮元。酌議夷人帶來洋銀。置貨所賸。量准帶回三成。歷年以來。遂循其舊。曾於奏案內節次聲明。但既有准其帶回三成舊章。即難保無影射代帶情弊。現在臣等會同責令洋商。覈明夷人帶來洋銀之數。務令以銀准貨。不

使餘賸帶回。查本年夷船。載運入口洋銀。已經查驗者。有二百七十三萬二千九百餘圓。其未驗者。尚不在此數之內。是此時外來洋銀。實見旺盛。而廣東省城市上紋銀價值。每兩較前少兌大錢百餘文至二百文不等。似係禁止鴉片之成效。第夷情變幻多端。仍須嚴督洋商。於夷船出口時。切實查驗。以杜弊混。

硃批。軍機大臣速議具奏。

林則徐又奏。臣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察看噗夷反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

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現當嚴禁鴉片。豈容該奸夷陽奉陰違。希圖影射。着林則徐仍遵前旨。凡係𠸄咭唎夷船。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國恭順。照常通商。難保該夷不潛行偷漏。溷入他國。私帶煙土。妄冀銷售。即大黃茶葉。亦恐他國加倍購買。轉相付給。是名為禁止𠸄國貿易。而流弊滋多。殊非覈實辦理之道。着林則徐即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其𠸄咭唎一船。毋許招令入口。以歸畫一。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訓誨嚴明。覈實杜弊之至意。查粵省通商事務。他國仍係照常。誠難保𠸄夷不將私帶煙土。混入各國。亦難保各國不將大黃茶葉。付給𠸄夷。臣於十一月封港之後。即與鄧廷

楨祿等嚴飭洋商暨各國夷商將先後進口之船係屬何國何名貨物是否原裝有何辨認之處逐層結報務得確憑再行盤查覈驗其出口貨船則按樑頭丈尺應載若干不許逾額多載如有弊混即將貨船沒官惟駛赴夷洋以後勢難窮其所往正切躊躇茲蒙

訓諭諄諄更當趁此警動之機務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不敢稍任影射現據澳門文武探報暎咭唎國王另遣夷官曦吐噔噸來粵係因該國領事義律所為不合是以換人經理等情臣查該國距內地七萬里來船到粵總在半年以上當該國王另遣夷官前來之時尚不知內地斷其貿易現

既欽遵

諭旨。不准通商。即使另換夷官。亦惟堅為拒絕。凡水陸險要之地。皆當倍整軍威。而口門出入之船。更必嚴行稽察。務使該夷悉絕逗留之念。潛消叵測之情。庶幾弊去害除。以副

委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奏。暎咭唎國王。另遣夷官議吐嘰噸來粵。係因義律所為不合。是以換人經理等語。該國距內地七萬里。當該國王遣官來時。斷不知內地斷其貿易。自應一併堅拒。勿與通商。以絕其逗留之念。消其叵測之情。庶幾大害永除。勿貽後患。該督於封港後。早經嚴飭洋夷各商。將各口貨船。嚴實

查驗。確切結報。自不至再滋弊混。其水陸險要之地。皆當倍整
軍威。嚴飭文武員弁。巡查防範。勿稍疏懈。以肅海疆而副委任。
丁巳。大學士穆彰阿等奏。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兩廣
總督林則徐等議覆御史駱秉章條陳整飭洋務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速議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海防。釐剔弊竇至意。竊惟國家設立海關以來。外夷各
商。雲集輻輳。原於准其貿易之中。默寓懷柔之意。近來夷
情狡獪。與漢奸私相勾結。馴至鴉片入口。紋銀出洋。百弊
叢生。致煩查辦。此非制之未備。法之不密也。蓋招徠之道。
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袪

其弊。未有內治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臣等謹將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各條。並立定章程之處。逐款

嚴議。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

一該督等議覆御史原奏慎選洋商以專責成一條。內稱原指所指試辦保充之弊。均在道光十七年以前。自奏改章程。仍復總散各商聯保舊制等語。臣等查洋商與夷人交接。傳宣言語。道達夷情。實為馭夷緊要關鍵。據該督等查明現充各洋商。尚無借貲營運。及糾夥朋充諸弊。其作

奸犯科者。均已陸續懲辦。近來禁斷夷人夾帶煙土。新例愈嚴。所有各洋行輪流保辦。尤須嚴切責成。儻有夾帶分毫。不獨該夷商照新例懲治。並保辦之洋商。亦干斥革治罪。應請照該督等所議。隨時留心訪查。如洋商中尚有朋充負欠。不能誠篤殷實者。一經察出。輕則革退。重則治罪。務使咸知畏法奉公。而夷情亦可藉以攝服矣。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嚴禁孖氈以防勾串一條。內稱夷語孖氈名目。音同馬占。即華言買賣人也。而漢奸即在其中。現經查獲通夷各匪犯。分別懲辦等語。臣等查粵洋通商年久。內地民人。與夷人相習。暗地勾串。在所不免。

現在查辦夷務。尤以緝拏漢奸為要。應請如該督等所議。各洋行所用司事管店人等。按月造具清冊。送官查考。各夷館所用工人看門人等。均責成買辦保僱。其買辦責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責成洋商選擇。仍由府縣查驗。給牌承充。如查有營私舞弊。惟措保之人是問。此外私赴夷船。代為經手買賣。或私充買辦。接濟食物各犯。並沿海漁民蛋戶。貪利忘生之徒。均責成地方文武各官嚴行拏究。至該御史原摺所指之著名孖氊陳老眷無鼻沐等二名。久已遠颺。應由該督等懸賞購緝。務獲究辦。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嚴禁夷人久住省館以絕弊

源一條。內稱喳噸㘓吔等夷。業經盡數驅逐回國等語。臣等查定例夷商於銷貨歸本後。即隨原船回國。立法至為嚴密。自喳噸㘓吔等夷。盤踞省館。把持洋務。實為罪魁惡首。據該督等查明喳噸已於十八年冬間。被驅回國。其㘓吔及賣煙奸夷吡啉咍等十六名。亦於上年勒繳煙土後。盡數驅逐回國。現在停止嘆夷貿易。並不准該國夷人復行住省。至咪唎㗆等各國良夷。應請照該督等所議。各國夷人來粵貿易者。務令遵照定例。於銷貨歸本後。依限回國。即間有行欠未清。亦止准酌留一二夷人。住冬清釐。並於省館周圍地段。安設柵欄。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民人

私相交接。其進省出省。俱令委員按名點驗。造冊繳查。不得容其任意逗留。致滋流弊。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禁止夷船停泊省河。以防偷漏一條。內稱夷船到粵。停泊黃埔。向用西瓜扁艇。剝貨入省。其各項運貨三板。均不許駛入省河等語。臣等查夫帶走私等弊。全藉船隻運送。本地瓜艇。稽查尚易。若夷船停泊省河。防範尤難。據該督等查明各夷商往來省埔。所乘三板。船身本小。不能多載貨物。先因三板向無定額。易滋影射。於十八年十一月間。設立編號順字三板七隻。載運夷人。往來省澳。現因停止嘆夷貿易。恐其冒混進省。已將順

字三板一併裁撤。所有味唎㗎等國。需用船隻。應請照該
督等所議。由粵海關發給護照二張。凡各國夷人進省。及
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持照赴各礮臺隘口驗明。方准
內駛。其夷人三板。槪不准停泊省河。以昭限制。
一該督等議覆該御史原奏。內地洋銀。與紋銀一律嚴禁
出洋一條。內稱紋銀出洋。經節次查辦之後。較前大爲斂
迹。至各夷商置貨餘賸洋銀。現擬不准帶回等語。臣等查
紋銀出洋。大干例禁。而洋銀則否。實則閩粵人之視洋銀。
即與內地紋銀無異。應請照該督等所議。責令洋商。覈明
夷人帶來洋銀之數。務令以銀準貨。不使餘賸帶回。仍嚴

督各洋商。於夷船出口時。切實查驗。以杜弊混。
以上各條。臣等公同參酌。或變通舊例。或循守成規。通商所以裕民。貴興利而除弊。撫近即以柔遠。在因時而制宜。務當行之以實。持之以恒。則夷情無不悅服。而海防自就
肅清矣。奉
旨。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

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丙申。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吳文鎔奏。臣於本年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杜彥士奏。風聞福建同安縣塔仔腳地方。有夷船四隻。停泊多日。該水師提督巡洋。經過該處。演放船上大礮。該夷船一聞礮聲。登時各發大礮。受傷甚衆。該提督舍舟上山。開礮乘高擊逐。自午至申。夷船始行開散。現聞該夷船尚在附近海口停泊等語。著吳文鎔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查上年十月間。准金門鎮總兵竇振彪咨稱。十月初二日。探有夷船一隻。

拋泊大陛洋面。當即督令舟師押逐。居然不理。即經整飭礮火。環繞攻擊。該夷船被擊狼狽。即向外洋逃走。又於十月十八日。探有夷船三隻。泊在梅林洋面。該鎮隨會同水師提督陳化成。督帶舟師駐逐。該夷船仍然拋泊。即令各船整備礮火。連環轟擊。該夷船一面掛帆。一面用礮抵敵。隨非隨走。自辰至午。礮火絡繹不絕。該夷船立向外洋逃駛。各兵船極力尾追不及。始行收回。查點各船。帆索槓具。均有微損。惟水師提標金安泰新瑞泰二船。均有被礮子穿入船身者。幸未傷人。金門右營湯字五號船。兵丁黃士達。被礮子打傷右膝。周文顯。被礮子打傷右腿。受傷較重。

又海壇左營永字三號船。兵丁楊得福。被鉛子打傷左額角。丁華明被火藥燒傷右手。受傷尚輕。並炸開四百斤礮一門等情。臣與前督臣桂良當以該夷船潛來遊弈。無非圖銷鴉片。迨經舟師押逐。膽敢抗拒。傷及兵丁。實屬桀驁稅法。亟應嚴行勦逐。以示懲創。惟該鎮所稟各情。有無未盡。現在各口門。究竟有無夷船潛匿。即經會同密飭興泉永道劉耀椿查覆。並委督署巡捕王江。前往確查核辦。嗣經該道等先後稟覆。與該鎮所稟相同。並據該鎮續報。兵丁黃士達。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因傷斃命。其周文顯。楊得福。丁華明。傷均平復。又據稟報。十二月初六十六等日。探

有夷船一隻。復來遊弈。即時督率師船。轟擊追逐。該夷船立即駕逃等情。查該兵黃士達。因公捐軀。情殊可憫。當照例咨部請卹。以昭激勸。臣與前督臣桂良。正在繕摺奏報

聞。欽奉

諭旨飭查。臣查閩省洋面。向不准番船往來。近年因奸夷圖銷鴉片。往往潛駛入境。現當粵省嚴行查辦。閩省洋面毗連。尤須加意防範。節經臣與前督臣桂良。咨行水陸提鎮諸臣。嚴密防堵。並將各兵船調集扼要處所。首尾相應。以壯軍威。茲上年十月間。該夷船經舟師大加奮擊。雖兵丁傷斃一名。而該夷船情形極為狼狽。嗣後雖屢次潛來。而一經

擊逐。即畏懼遠遁。其伎倆已可概見。惟當此喫緊之時。附
近各海口。雖不敢公然停泊。難保不由外洋倏忽闖入。臣
現仍嚴切咨行提鎮道府廳縣營汛。嚴密防禦。一經瞭有
夷船。即行相機擊逐。勿使逗留。一面偵拏通夷奸民。悉獲
究辦。免致勾結覬覦。總期洋面肅清。煙毒屏絕。仰副
聖主慎重海防。保衛民生之至意。
吳文鎔又奏。查夷船自節次轟逐之後。仍敢竄至遊弈。其
意總在勾結漢奸。銷運鴉片。是欲杜夷蹤。在嚴察奸民私
行出洋。勾通接濟。惟泉漳二府。濱海之區。地勢散漫。港汊
紛歧。而泉州所屬晉江惠安二縣為尤甚。無名小口。多至

數十處。防範稍疏。即難保不乘間偷越。臣現特飭興泉永道劉耀椿。於泉屬各縣扼要隘口。設法防緝。並沿陸路提臣余步雲。派兵二百名。酌遣明幹備弁數員。暨遴委候補知縣二員。繳交該道。相機布置。嚴密防堵領拏。一面仍沿水師提臣。督率兵船。在洋巡察。遇有夷船竄入。即行攻逐。毋許鬆勁。總期水陸交嚴。以收實效。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遵旨查明洋面夷船。轟擊逃散一摺。並另片奏。現在辦理情形等語。福建大陞梅林等洋面。於上年十月間。有夷船停泊。經該提督帶領水師驅逐。用礮火攻擊。該夷船艘。敢抵拒。致傷兵丁。不法已極。現雖據該署督查明夷

船自轟擊之後。即已畏懼遠遁。而夷情狡詐。難保不由外洋闌入。斷不容稍為懈弛。以致養奸貽害。著鄧廷楨吳文鎔即飭所屬文武員弁。嚴密防禦。一經瞭有夷船。迅速相機擊逐。勿使逗留。至欲杜夷蹤。必先嚴察奸民勾結銷運之弊。閩省漳泉二府。濱海地方。港汊紛歧。晉江惠安二縣。尤多小口。防範更宜周密。著照吳文鎔所奏。相機布置。嚴密防堵偵拏。仍著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巡歷洋面。遇有夷船竄入。即行攻逐。總期水陸交嚴。聲勢聯絡。俾洋面肅清。煙毒屏絕。勿負委任。是為至要。將此諭令鄧廷楨吳文鎔並諭祁寯藻黃爵滋知之。

丁酉。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奏。臣等前奉

諭旨。斷絕暎咭唎貿易。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當經欽遵辦理。並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復嚴禁他國夷人。不許私代暎夷帶運貨物。即他國貨船出入。盤查搜驗。亦皆加倍從嚴。業經節次奏蒙

聖鑒在案。查暎夷貨船。自驅出外洋之後。節據引水人等。查報陸續駛出老萬山外者。約有十餘隻。而觀望留連。不肯捨去者。尚復不少。並有新從彼國來粵。已過老萬山。始知封港。不准進口。祇在外洋徘徊寄泊者。臣等既將該夷乞恩之稟。嚴行批駁。復令齎給批稟之通事引水等。嚴切傳諭。以此次封港。係欽奉

大皇帝特頒

諭旨。因該夷抗違法度。不許在粵通商。斷難希圖影射。若不作速回帆。設遇風火不測。皆爾等自作之孽。雖悔何追。惟該夷貪狡性成。帶私者固思乘間覓售。即載貨者亦豈甘心拋地。而義律虛憍素著。未曾受此折挫。今斷其貿易。布其罪狀。伊既全無顏面。勢必別蓄詭謀。於是海上傳聞。謠言不一。有謂喚夷會集各埠兵船。同來滋擾者。有謂來船一二隻。滿載礮火。將逗留之貨船。盡扮兵船者。有謂該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將新煙載回夷埠。今貿易既斷。轉無顧忌。奸夷載去別貨。仍將鴉片換來。設計誘人玩法者。臣等竊思

前兩說本係恫喝。固不足信。而自去年責令繳煙以後。各處海口。早已戒備不虞。況此時既絕其通商。豈可不防其叵測。無論該夷有無兵船續至。即現在之吐嘮嗶喻兩船未去。度其頑抗之意。妄誇礮利船堅。各夷船恃為護符。謂可沮我師之驅逐。臣等若令師船整隊而出。遠赴外洋。併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使將夷船盡數擊沈。亦只尋常之事。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刻收回。設有一二疏虞。轉為不值。（硃批所見甚是）仍不如以守為戰。以逸待勞之百無一失也。惟後一說以為貿易既斷。轉無顧忌。傳聞貨去煙來。如果蓄此奸謀。倍當防其流毒。蓋粵洋漁

船蛋艇之多。幾不可以數計。其人貪利亡命。無不遠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徠。啗以倍蓰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給其值。並以鴉片與之充換。使之兩獲其利。利愈重則命愈輕。故夷船寄碇雖遙。而冒險犯法以趨之者。聞已環集。此又斷其貿易之後。更出一種私弊。不可不亟亟勦除者。

臣等再四思維。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與提臣關天培密商。將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即雇漁蛋各户。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雇用此等民人。以為水勇。先赴各洋島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察看風潮皆順。即令一齊放出。乘勢火攻。將此等環護夷船各匪船。

隨燒隨拏。許以燒得一船。即給一船之賞。如能延燒夷船。
倍加重賞。此臣等籌畫之辦法也。玆據關天培函稱。正月
二十七日丑刻。原任遊擊馬辰。帶水勇四十名。由東涌上
下濠前進。加都司銜之守備盧大鉞。帶水勇頭目盧麟等。
由屯門前進。以都司用之守備黃琮。由後海青山前進。把
總楊雄超。帶水勇四十名。與千總王應陞。外委朱鎮邦。余
興邦。黃文祥。區鎮江。各由長沙灣前進。將近夷船寄碇之
處。出其不意。一齊發火。復將噴筒火罐。乘風拋擲。燒燬屠
牛換土之大海船一隻。買運煙土之艚船一隻。大買辦艇
一隻。大扒艇一隻。蝦筍辦艇三隻。雜貨料仔艇一隻。賣果

子餻餅之扁艇十五隻。又將夷船高頭三板。前後延燒。該
夷駕駛逃開。撲救漸熄。未經沉沒。又燒燬海中沙灘所搭
蓬寮六處。所有通夷各奸民。除在船燬斃。及鳧水脫逃淹
斃。不計其數外。生擒身穿夷褲。腳穿夷鞋之匪犯黃添幅。
及接濟匪犯陳水生。喬亞先。林亞長。鍾亞受。劉亞吾。袁亞
二。巫亞二。梁得勝。林亞得。共十名。派委備弁管解來省審
（硃批甚好）
等情。臣等查此次燒燬運土及濟夷匪船。大小共二十三
隻。蓬寮六處。除燒斃淹斃各犯外。生擒十名。不惟足懾漢
奸之心。亦可以寒嘆夷之膽。現將解到各犯。嚴審重辦。以
示儆戒。出力之弁兵水勇。由臣等分別超拔獎賞。以昭激

勸。並飭時加查探。如夷船尚未遠颺。匪船旋又趨附。仍當相度潮信風勢。再行會合焚燒。緣奸民貪利忘生。懲創不得不重。而奸夷誘人玩法。拒絕亦不得不嚴。至別國出入夷船。均遵禁令。出具不敢夾帶鴉片。並添具不敢暗代㗰夷運貨切結。臣等仍多派妥幹員弁。於各口加倍嚴查。總期杜弊清源。以仰副

聖主訓諭諄諄之至意。

硃批。所辦好。

林則徐又奏。竊查閩粵之南澳鎮。兼轄兩省海洋。實為扼要關鍵。必須鎮臣得力。不避險艱。始能截斷夷船。不使此

拏彼竄。上年該鎮總兵沈鎮邦因循不振。經臣會同前督

臣鄧廷楨參奏。奉

旨降為都司。其時該總兵缺。輪應閩省督臣委署。當准咨會。以參

將陳國榮護理。嗣奉

簡放總兵惠昌燿。因其由香山協陞授。尚未到任。而所轄之澳門。

正極緊要。是以又經鄧廷楨奏請將惠昌燿暫留香山協

之任。以期防澳得人。惟南澳為閩粵兩省要區。以參將護

理總兵。資望本淺。呼應既恐不靈。聞陳國榮年已六旬。若

欲喫緊防洋。似須擇人接署。惟水師人才難得。臣昔在江

南。所見自關天培而外。惟已陞浙江黃巖鎮總兵之張成

龍。心端守潔。勇往直前。在水師中洵屬不可多得。雖於粵
洋情形未熟。然其志向才守。一經習練。即可有為。此時各
省水師。以廣東為最要。而廣東各鎮。以南澳為要。
聖主量才簡用。自有權衡。臣為海疆需人起見。不揣冒昧。謹附片
密舉所知。伏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𠸄夷被逐逗留。現將匪船燒
燬。拏獲漢奸懲辦一摺。所辦甚好。𠸄夷譸張為幻。詭計百出。其
虛聲恫喝。實不足信。若令師船整隊遠赴外洋。冒險衝波。轉為
不值。不如以守為戰。以逸代勞。該督等所見甚是。至貿易斷絕。

無所顧忌。奸夷載回別貨。將夷埠所存煙土換來。設計誘人。玩法牟利。實難保其必無。現經該督等督飭武弁。裝駕火船。由長沙灣前進。將近夷船寄碇之處。驟用火攻。燒燬匪船二十餘隻。並拏獲漢奸等十名。經此次懲創。足以制嘆夷而懾漢奸。著將所獲各犯。嚴訊定擬具奏。並著於各犯口供內。追究夥黨。悉數破案。從嚴懲辦。以儆其餘。總之該夷自外生成。既已斷絕貿易。便應防其叵測之心。業經示以兵威。尤當處以嚴峻之法。嗣後如探有匪船在近口游奕。即著循照前辦章程。儘力痛擊。不留餘孽。該夷等無險可據。又無人接濟。智窮勢促。害自祛矣。又該督另片奏。浙江黃巖鎮總兵張成龍。為水師出色之員。如果勝

南澳總兵之任。即行奏請與惠昌燿對調。餘著照所議辦理。
林則徐等又奏。查澳門寄居西洋夷人。歷三百年之久。貿
物自行收稅。房屋轉賃他夷。㖆咭唎人。早已垂涎其地。自
嘉慶十三年間。㖆夷突占澳門礮臺。旋經
天朝官兵驅逐。從此西夷始有戒心。而澳中夷眾。良莠不齊。雖
保不被㖆夷句通煽誘。必使該夷官明於大義。上感
天朝恩澤。下顧夷眾身家。始可固藩籬而資捍衛。上年㖆夷義
律。於繳清鴉片後。即有在澳門裝貨之請。經臣林則徐嚴
切批駁。不許開端。伊之詭計不行。因而多方遷延。七月間。
將澳內五十七家㖆眾。全行驅逐出澳。散住各船。而該夷

毋以三板駛進澳門。潛行窺探。是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忘也。嗣既不准通商。又恐其鋌而走險。故於澳門水陸。加倍嚴防。既經前督臣鄧廷楨奏請將新陞南澳鎮總兵惠昌燿。暫留香山協之任。復與臣等奏請將高廉道易中孚駐澳彈壓。均蒙

聖慈俞允。其水陸官兵。陸續調派。分布澳內澳外要隘者。各數百名。計已足資策應。惟澳地三面皆臨外海。嘆夷貨船。自經逐出之後。仍恃有吐嘧嗶喻兩兵船為之護符。不免乘間遊奕。本年正月初間。義律等潛放三板。私行入澳。臣等接稟。即飭嚴拏。旋據該道易中孚等。以西洋夷目。稟稱澳內

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拏。恐致擾動。懇請稍緩。自為驅逐等語。臣等諭令限以日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尚有暎夷在澳。西洋貿易。亦即暫停。蓋馭夷不外操縱二端。而操縱祇在貿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為把握。自責令西夷驅逐暎夷之後。義律已即出澳。而尚有暎夷[口堅]喔[口巨]呾二名。逾期未去。臣等當將西夷貿易示諭暫停。一俟暎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緣西洋夷人在澳內者。有

天朝聲威可恃。而其出洋之船。一至夷界。則畏暎夷之孫。顧後瞻前。情所難免。臣等責其容留暎夷。停其澳中貿易。則西夷有詞可藉。而暎夷遂無地可容。迨其逐去而貿易復開。

仍無損西夷生計。但係駕馭權宜之術。不敢明宣。惟有據

實密陳。仰乞

聖明垂鑒。至現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曾望顏奏。請封關禁海。又另片奏。澳夷互市。定以限制。著

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容臣等與水陸兩提臣。暨粵海關監

督。備細熟商。總期計出萬全。始敢籌核定議。另行會摺覆

奏。

硃批。從長計議。務出萬全。

戊申。兼署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吳文鎔奏。夷船屢來閩洋

游奕。上年冬間。經舟師疊次轟擊。臣已將先後情形。逓

旨據實覆奏在案。兹本年二月初十日。續據金門鎮竇振彪報稱。正月初八十三等日。有夷船一隻。在梅林大隊洋面游弈。經哨船驅逐。即行開駛遠去。二月初四日。有夷船一隻。復來梅林洋面。哨船攔截攻逐。該夷船膽敢開礮回拒。師船礮火聯絡。擊斷夷船帆索。旋駛向外洋逃逸。兵丁陳達恩一名。亦被擊落海淹斃。臣當即嚴切查行水師提臣。暨該道府確切查明核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文鎔奏。本年正二月間。有夷船一隻。在梅林洋面游弈。經哨船攔截攻逐。膽敢開礮回拒。致斃兵丁一名。現已駛逸外洋等語。閩省海口。向不准夷船駛進。此次該夷船。屢

在梅林等洋面遊奕。是否因粵東查辦嚴緊。改從閩海進口。希圖銷售鴉片。抑係閩省向來海禁廢弛。常有此等夷船駛進。著鄧廷楨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被兵驅逐。竟敢拒捕傷兵。現雖駛向外洋。難保不復萌覬覦。著鄧廷楨督飭水師員弁。慎密防堵。如查有漢奸接濟。并兵役縱放情事。著即從重懲辦。無稍姑容。

己酉。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奏。

竊臣等查閱御史杜彥士原奏。內稱夷船停泊。多在漳泉海口。漳泉離省太遠。呼應較難。今欲斷絕鴉片。查辦夷船。必

須大員彈壓。方足以窮弊實而振聲威。可否
敕下該撫。暫行駐紮泉州。相機辦理等語。臣鄧廷楨前准軍機大
臣字寄。奉
上諭。杜彥士奏。請將福建巡撫。暫行駐紮泉州。以資彈壓。並著該
督察看情形。是否可行。抑或以該督暫行駐劄之處。據實具奏
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海口現在情形。漳泉一帶。實為夷船
出沒之區。據近年各屬稟報。有在五虎門。烏背尾塔仔腳
等處外洋遊奕者。有在大嶝。梅林。深滬。衙口。獺窟。布袋澳
各洋面停泊者。自一二隻至七八隻不等。雖經隨時驅逐。
而倏去倏來。毫無顧忌。上年十月及本年二月。大嶝梅林

洋面。臺有開礮拒斃兵丁之案。其通夷及販煙奸民。除漳州府拏獲盧月得等一案。此外甚屬寥寥。臣等訪察其故。實因督撫均駐省垣。計距漳泉幾及千里。文移往返動輒經旬。聲息既遙。奉行遂懈。水師弁兵之怯懦。地方營縣之因循。或知而不報。或報而失實。彌縫規避。徇庇玩延。其弊悉由於此。今欲內外兼治。水陸交嚴。自非大吏親臨認真督辦。難收實功。該御史所奏巡撫暫駐泉州。係為督辦得力起見。惟查巡撫為通省錢糧刑名總滙。政務較繁。勢難兼顧。臣等公同酌議。總督有邊防之責。泉州為扼要之區。現今嚴辦煙販。攻勦夷船。自應總督前往督辦。但常川移

駐。則親標四營官兵。必須帶往。即畧爲變通。亦應將中軍移駐。該營官兵九百員名。衙署兵房。均須建造。經營較繁。事多窒礙。似應微照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請令閩浙總督。每歲親赴泉州。暫駐數月。不必拘定何時。如議辦夷船。查拏各處漢奸。或須設法密拴。或須調兵示武。一切就近督辦。地方文武各官。可期振刷精神。衆志共奮。不致仍前推諉延玩。其漢奸夷匪。聞風悚動。皆知法在必行。斷難售其鬼蜮。而械鬬盜賊各案。亦可隨地隨時。嚴飭迅辦。似於海防地方。均有俾益。如蒙

俞允。臣鄧廷楨。於會同查辦事件完竣後。即可前往督辦。以仰副

聖主整飭海防。除惡務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杜彥士奏。請將福建巡撫駐劄泉州彈壓。當降旨令察看情形。據實具奏。茲據該尚書等奏稱。督撫均駐省垣。距漳泉幾及千里。聲息既遙。奉行遂懈。自須大吏親往督辦。以收實功。惟巡撫為通省刑錢總滙。政務較繁。勢難兼顧。請倣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令閩浙總督暫駐泉州等語。通省文武。均歸總督統轄。著鄧廷楨於會辦事件完竣後。親赴泉州。駐劄督辦。嗣後每歲應行前往駐劄。由該督自行酌量。不必拘定何時。亦不必限以日月。餘著照所議辦理。

丁巳。兩廣總督林則徐奏。查此次嘆咭唎夷船。逗留外洋。

常防火船潛往焚燒。夷情實形驚懼。近日復據澳門文武稟據引水探報。𠸄夷吐咕一船。喊哩時一船。均因被逐。已出老萬山回國。惟又有唬吐一船。嘽喱時一船。先經駛赴老萬山之黃茅洋。本欲回國。乃寄碇一日。旋又折至九洲洋游奕。傳聞該國有大號兵船。將次到粵等情。臣等思此等傳聞。無論虛實。總當於粵洋各要口。加意嚴防。該夷即有多船。諒亦無所施其伎倆。第各處添防之水陸兵弁。誠恐日久懈生。臣等惟有嚴加檄行。並密遣妥實員弁。分往稽查。如防兵有敢怠惰偷安。立即嚴懲示儆。

硃批。無論虛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範。以逸待勞。主客之勢自

判。彼何能為也。勉之。

四月。乙亥。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奏。

臣等查閱御史杜彥士原奏。內稱鴉片之流毒。最甚廣東。次之莫如福建。夷船停泊。在廣東則藉口通商。在福建則無辭可解。今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日。若福建不能一體辦理。致夷船任意寄泊。是為淵敺魚。為叢敺爵。凡廣東所不容者。將轉趨於福建。則鴉片仍不能斷絕。紋銀仍不能不出洋。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奸商與夷人合夥。更復何所顧忌。伏祈

飭下該省督撫提鎮。一面查拏海口奸民。從重懲辦。一面向夷船
嚴加盤詰。奸民逃匿船上者。交出治罪。所帶鴉片煙土。准
其自首呈繳。即日開船出洋。並令該夷出具甘結。嗣後不
敢偷越閩省海口。儻有攜帶禁物。違例復來者。貨盡入官。
人即正法。其沿海地方。應如何添設弁兵嚴密巡防之處。
妥議章程。認真辦理等語。臣等查閩省各屬具報夾板夷
船。在閩洋遊奕者。自嘉慶十九年為始。其初每年或僅止
一二次。或數次。或全年竟無遊奕。迨近年以來。或十數次。
或二三十次。以及數十次不等。其遊奕寄泊地方。始則南
澳銅山廈門臺灣等處洋面。繼則閩安海壇福寧烽火等

處洋面。今則多在銅山營轄之布袋澳懸鐘及金門營轄之梅林深滬衙口大嶝圍頭等處洋面。均經各該營舟師隨時稟報驅逐。而該夷船此逐彼竄。去而復來。總不離梅林等處。夷船所以飄泊無忌者。蓋由沿海奸民。其初係自用小船。徑赴澳門夷船。販買煙土。轉運隔省作奸。事本周折。且常有匪徒在洋伺劫。更屬利害相牽。故尚不致十分充斥。迨後泉郡奸民。串通詔安奸民。勾結夾板夷船。專載煙土。直入閩洋。奸民以夷船為狡窟。無盜賊搶劫之虞。夷船以奸民為地主。有水米接濟之利。於是夷船日多。煙販愈熾。自道光十二年後。通夷奸販。拏獲懲辦者。僅止王略

施猴等數案。水師員弁。不能實力巡緝。又且為之包庇。如該御史所指。收受夷船陋規。包送鴉片。現經正法之把總林和國。是其明證。其實林和國之銀。非得之於夷船。乃得之於漢奸也。

硃批極是知之甚真必得不除不已

漢奸一日不除。則夷船一日不絕。是嚴挐漢奸。實為此時第一要著。臣等查海口各處地面。除該御史所指。衙口施姓。深滬陳姓。陳埭丁姓外。如晉江縣之東埣獅頭。西岑。西邊。溪邊。水頭。蓮埭。岑兜。永凝。高厝等鄉。惠安縣之獺窟。埕邊。下垵。芸頭。白埼等鄉。均屬大姓。多以通夷販煙為業。其奸首之最著者。除該御史所指逸犯施叔寶

硃批有據國家豁惠[illegible]任意來

施金外。臣鄧廷楨昨自漳泉一帶來省。留心訪問。人數甚

大小文武深堪憤恨也

多。到省後。與撫臣吳文鎔互相密諮。或舊案逸犯。或現今訪拏。多係晉江惠安所屬。或坐莊銷售。或出洋包運。現飭一體設法嚴拏。期於必獲。即可從此根究水師員弁。如何收受陋規。如何代為交易。徹底懲辦。漳州。詔安向有綠頭尖船。赴粵買貨。夾帶煙土。徑由大海揚帆。轉運沿海各省售買。其在本處內港。陸路販運者。則由廣東饒平縣之柘林黃岡。及澄海縣之汕頭。此三處均係詔安接壤。為水陸馬頭。即鴉片囤積之所。詔安奸民。輾轉運販。透入省城。惟龍溪之石碼。並海澄城鄉各處。因離廈門較近。而與詔安較遠。其煙土多係買自廈門。泉州。晉惠二縣。本有商漁船

隻。在沿海各省貿易。多係挂驗出口後。自向夷船販買。揚帆徑去。其由本處入口。運送各處銷售者。如該御史所指或由惠安。洛陽陳三壩。晉江。河市等處。送至仙遊地面發賣。或由南安。埔頭。小羅溪等處。送至永春尤溪交界地面。再由大船載至延建地方銷賣。建溪船戶。多係南安人。搬運既便。興販尤多。係屬實在情形。且查上游各府。如浦城之楓嶺營。福鼎之分水關。壽寧之西溪南洋。託溪楊梅嶺等處。直通浙江崇安之分水岑雨關。光澤之杉關。長汀之古城隘王祝嶺。觀音嶺。雞籠隘。大乾隘。寧化之上寨等處。直通江西。為煙販往來必由之路。水陸營汛。多由本地兵丁

拔補。囤戶販徒。與之熟習。平時徇情庇護。得利分肥。種種弊端。皆由於此。加以地方書差。關津丁役。勾結串通。以夥黨營私之人。為發奸摘伏之舉。無怪奸民有所恃而不恐。（硃批可恨之至）查拏破案者。百無一二。應由督撫提鎮。會同察看。查明千總把總外委各弁。有在本地當差者。量為調撥。仍隨時嚴密察訪。並嚴飭各屬州縣。查有營弁差役勾通情弊。立即稟究。無許徇隱。其關津丁役人等。係福州將軍專管。應由該將軍嚴密稽查。認真究辦。仍由臬司定案時。查明案犯經過地方關津。有無賄縱。切實根究。以清弊源。其該御史所稱沿海一帶地方。應如何添設弁兵之處。臣等查海防

專汎。責在陸路。固應添撥弁兵。以重巡防。其洋面機宜。責在水師。尤應添派兵船。以資剿捕。現據陸路提督臣余步雲谘稱。海口緊要各處。業經撥派弁兵。分駐添防。又據署水師提督臣程恩高谘請添派兵船。分作二幫。一由金門鎮總兵管帶。在北洋崇武獺窟大墜一帶。梭巡堵禦。一由該署提督管帶。在南洋梅林衕口深滬等處攔截往來巡探。隨時認真辦理。所議均尚周妥。至夷船本不應來閩與粵省例得通商者不同。若如該御史所稱。責令呈繳煙土。出具甘結。便是許其停泊。即令該夷船遵諭繳土具結。豈能聽其載貨違例來閩。至向夷船盤詰奸民。令其交出治

罪。奸民既習其教法。依其裝飾。逃匿夷船。其姓名又何不可假揑。無論不能指名盤詰。即使訪拏明確。夷船賴其接濟。豈肯容易交出。且轉使夷匪藉口遷延。是欲驅之而反招之也。（硃批是）（硃批果能至辦）為今之計。惟有一見夷船竄至。水師各兵船。則奮力攻擊。陸路弁兵。則嚴謹把守口岸。禁絕奸民出海。水陸交嚴。堅持不懈。臣鄧廷楨現經會同撫臣吳文鎔。分別移咨提鎮。并飭該委辦各道府。一經得信。即董率舟師環擊。如其逼近岸邊。督令礮臺協力夾攻。不許再以驅逐為辭。空言延宕。總之夷船由漢奸勾引而來。治人必先治己。內密然後外嚴。此臣等再四籌度。於查辦夷船吃緊之時。思

一永杜夷船來閩之策。必以嚴辦漢奸為首務也。

祁嶲藻等又奏。再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礮臺。現在閩海洋面。夷船時來遊弈。奸民販煙之艇。出入無時。議者謂宜添建礮臺。增兵防守。誠為要務。臣鄧廷楨自粵來閩。經過海口。見舊設礮臺。大者不過周圍十餘丈。安礮不過四位六位。重不過千斤。夫以海面之汪洋。而臨之以彈丸黑子。即建至數十座。恐亦不足以資震懾而備環攻。且閩洋無內港可守。礮臺必須建於海邊。海灘沙性浮鬆。礮臺根腳不固。難以經久。置之堅實之地。則去海較遠。礮火之力。更不能及。是添建礮臺。徒糜工費。無濟實用。臣等籌議變通之法。

莫如易礮臺為礮墩。其法用麻布袋。每箇長四五尺。徑尺餘。實以沙土。層層堆積。高低自五層以至十餘層。厚薄自兩層以至三四層。長短自十餘丈以至百餘丈。相地勢之遠近。廣狹斟酌為之。沙墩之外。用舊小漁船側豎。船底向海。船艙向內。緊貼沙袋。牢固拴縛。以為沙囊保護礮位安於墩內。礮口出於船外。其兩船夾縫處所。即是天然礮洞。我兵在內描準旋放。可以克敵。而全身藏於墩內。敵人礮子。不能致傷。又船底久在海中。泥苔漬滑。彈小則擦過。惟礮彈大者。可以打通。而沙性最柔。非如甎石可以摧裂。彈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過。極為穩固。且礮墩設於

灘上。可遠可近。可高可低。沙土取之海灘。以兵五百名。肩沙囊五百。項刻可成。堆成之後。以五人管一礮。兵五百名。可管礮百門。即抽出守墩瞭望一二百名。亦可放礮數十門。何處衝要。即移置何處。亦易為力。所需購者。止布袋漁船。籌款亦大可節省。現已由臣鄧廷楨函致陸路提督臣余步雲趕緊如法辦理。以期防守得力。再臣鄧廷楨前奏明。在粵購得夷礮十四門。由海道運赴閩省。現已運到廈門。飭交興泉永道存貯備用。

祁寯藻等又奏。再查漢奸船隻。不外商漁兩項。而清釐稽察最為難周。緣閩商載貨出洋。不但

盛京天津上海寗波等處。准其前往。即夷埠如崑甸實力邏羅諸國。亦無例禁。其船均由沿海地方官。給照出口。奸徒往往以載貨為名。駛出外洋。向夷船購買煙土。分往北洋售賣。其回至福建者。則又滿載而歸。州縣給照之多者。每年可七八十船。但憑一紙呈請。即行用印發給。一經出口。則縱其所如。給照之官。勢不能隨船稽察。又無行家保結可以責成。此清釐商船之難也。閩人耕三漁七。採捕乃生計所關。不能禁其出海。該船之自出貲本。夾帶些微煙土者。其弊尚小。惟大夥奸民。重貲購買。僱令出海接運。該船戶即偶而被獲。在亡命之徒。了不為異。而財主安居村鎮。

無損絲毫。肆行如故。此則弊之大者。此等漁船。雖有朝出暮歸之令。而風潮順逆。頗可藉詞。且汊港支河。一葦可達。偷越既易。奸宄遂多。此清釐漁船之難也。今於至難清釐之中。求稍有把握之法。商船則責成廳州縣。於給照之後開行之前。親詣該船。按照新開出海舵水人數年貌查點。一一相符。方准出口。出口之後。如有買煙及為盜等事。經官拏獲。查對船名人數不符。除按照所犯治罪外。仍即將船貨全行入官。如查係該廳州縣未經親自點驗。即行參處。漁船則責成該管地方。指定埠頭。編立字號。責成澳甲。按日稽查。如有累日不歸。或停泊別埠者。即行報官。將該

船拆毀示懲。至商漁各船出海。一經駛近夷船。即係買土奸民。毫無疑義。應責成水師官兵。併力圍拏。如能人船並獲。即將煙土解官燒燬。其船隻衣物銀錢。全行賞給。如業已駛泊岸邊。所載煙土。必須捆載分擔。應責成水陸文武。偵蹤速捕。不得縱漏。至於漢奸巢穴。現訪得數十鄉社。皆蹤跡顯著。確有主名。應責成陸路文武。盡力查拏。或以智擒。或以力取。有拒捕者。准其開放槍礮。格殺勿論。庶奸民畏法改圖。而夷船漸可絕跡。

諭軍機大臣等。祁寯藻等奏。確查閩省海口煙販情形。並籌辦水陸巡防事宜一摺。據稱閩省各屬。具報夾板夷船。多在銅山營

轄之布袋澳懸鐘。及金門營轄之梅林深滬衙口大𡼏圍頭等處洋面遊奕。內地奸民。勾結販煙。為之接濟。經該督等訪聞晉江惠安等縣所屬之施姓等犯。或坐莊銷售。或泛洋包運。現在設法嚴拏。期於必獲。至海防專汛。責在陸路。據提督余步雲業經撥派弁兵。赴緊要海口。分駐添防。洋面機宜。責在水師。亦據署提督程恩高添派兵船。分作二幫。一由金門鎮管帶。在北洋一帶梭巡堵禦。一由該署提督管帶。在南洋梅林等處攔截巡探相機辦理。其關津丁役人等。係福州將軍專管。應由該將軍嚴密稽查。認真究辦。仍由該臬司定案時。查明案犯經過地方關津。有無賄縱。切實根究。以清弊源等語。海防之要。首在嚴辦

漢奸。漢奸一日不除。則夷船一日不絕。務須一力嚴拏。不除不已。該督等即當嚴飭文武各員弁。一見夷船竄至。水師各兵船。則奮力追拏。如敢拒捕。即行開礮轟擊。毋得稍有疏縱。陸路則嚴謹把守海岸。禁止奸民出海蹤跡。水陸交嚴。堅持勿懈。總宜猛以濟寬。禁絕根株為要。又另片奏。控制海口之法。最重礮臺。現在籌議變通。莫如易礮臺為礮墩。較為穩妥。又出口商船。責成該廳州縣。於給照時。親詣稽查。漁船責成該管地方官。指定埠頭。編立字號。責令澳甲。按日稽查。如有出海駛近夷船者。即著官兵併力圍拏。果能人船並獲。即將煙土解官燒燬。船隻衣物等項。全行賞給。至漢奸巢穴。既經訪得數十鄉社。確有主名。

盡力捦拏等語。俱著照所議辦理。

鄧廷楨又奏。竊臣於二月間。自粤赴閩。途次接見署水師提督臣程恩高。以夷船闌入閩洋。專為售賣煙土起見。必當併力攻擊。使其不敢留戀。抵任後復咨行水陸提鎮道府廳營。實力巡防。認真攻擊去後。旋於三月十七日。准署水師提督臣程恩高咨呈。三月初九日酉刻。據探弁報稱有三桅夷船三隻。兩桅夷船一隻。由東南外洋。駛至梅林澳寄泊。當即督率舟師。星夜馳往。於初十日戌刻。駛至梅林洋面。時因微霧。未便開礮攻擊。遂率各兵船把住澳口。堵截竄逃之路。十一日黎明霧開。見有夷船三隻。一字排

列。隨即策勵將士。圍繞進攻。夷船回礮抗拒。該署提督與各將備放礮攻打。自卯至巳。各兵船礮火絡繹不絕。其沿海各處礮臺。亦經陸路提臣余步雲。派遊擊鄭仁布。向思璘。督領弁兵。接連開礮。該提督所駕戰船。折戧靈便。逼近夷船。目擊本船與各師船。及礮臺所放礮子。擊中夷船甚多。打壞夷船帆索各項物件不少。該夷當即挂帆起碇。且拒且逃。其外洋尚有兩桅夷船二隻。駛來接應。亦同該三桅夷船三隻。向東南外洋竄逸。各兵船躡蹤追擊。至石圳外洋。署提標右營守備林建猷左營外委楊肇基左營遊擊沈河清。駕船奮勇直前。追近夷船。前營兵丁葉國能

瞥見夷船上有夷人。正在手持木棍。洗礮吞藥。該兵即用鳥槍仰擊。該夷人登時仆倒。遺落木棍一枝下海。經沈河清兵船撈獲。該兵葉國能亦被夷人回槍斃命。該提督復同各兵船。直追至晚。遙望不見夷船帆影。方始收回。查點各兵船帆索槓具。間有微損。當將擊斃兵丁葉國能賞銀收埋。其餘各弁兵。均未受傷。拾獲礮棍一併解驗等情。並據陸路提臣余步雲暨在事文武各稟相同。嗣於二十一日。復據程恩高各報。十四日。哨船探報有夷船四隻。先後來至獺窟洋面。因北風猛烈。難以拋泊。被風壓至大墜洋面。該提督聞信。逆風戧駛。於十六日行到該處。各夷船已

於十五日申刻。暨十六日黎明。先後駛去。該提督仍復窮追。隱約望見夷船。在黑水深洋。秉風南竄等語。臣查此次夷船駛入閩洋。尚未進口。即經水陸提臣。督率將領弁兵。兩路夾攻。擊斃夷匪。毀其篷索。窮追遠遁。辦理較為認真。將士亦尚用命。臣現仍咨行水陸提臣鎮將道府廳營。督率礮臺舟師將弁。嚴密巡防。一經探有夷船蹤跡。即速奮勇轟擊。不准稍有滯留。一面嚴拏勾結內奸。盡法懲辦。至兵丁葉國能擊斃夷人。被傷殞命。情殊可憫。先經批飭優加卹賞。並當照例咨部請卹。以昭激勸。

諭內閣。鄧廷楨奏攻擊夷船情形一摺。此次夷船駛至閩洋梅林

淇寄泊。經署水師提督程恩高及陸路提督余步雲督率將領
并兵。兩路夾攻。擊斃夷匪。毀其篷寮。窮追逺遁。辦理尚屬認真。
程恩高余步雲著交部議敘。所有在事出力各員。著該督查明
保奏。候朕施恩。兵丁葉國能。著交部議卹。以昭激勸。
乙酉。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水師提督關天培
陸路提督郭繼昌粵海關監督豫堃奏。稱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曾望顏奏夷情反覆。請封禁關海。設法勒辦。以清弊
源一摺。又另片奏。淇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
徐等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關。

無論何國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絕茶葉大黃。有以制
伏其命。封關之後。海禁宜嚴。應飭舟師將海盜剿捕盡絕。
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復募善泅之人。使駕火船。
乘風縱放。而以舟師繼之。能捦夷船。即將貨物全行給賞。
該夷未有不畏懼求我者。察其果能誠心悔罪。再行奏懇
天恩。准其互市。仍將大黃茶葉。毋許適額多運。以為箝制之法。所
論甚切。所籌亦甚周。臣等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
市。係
推恩外服。普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關榷利其抽
分之稅。況自上冬斷絕暎夷貿易以來。疊奉

諭旨。區區稅銀。何足計論。大哉

謨訓。中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辦理。絕無所用其瞻顧。

即將各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亦並不難。惟是細察情形。

有尚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

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專斷一國貿

易。與概斷各國貿易。揆理度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

地。皆在暎咭唎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暎夷

販煙來粵。即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為利。而自上年繳清躉

船煙土以後。業經奏奉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具切結。

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艙。惟𠸄咭唎貨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𠸄咭唎一同拒絕。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稟問何辜。臣等礙難批示。且查𠸄咭唎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咪唎㗋及咈蘭哂。尚足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憚之。其他若荷蘭大小呂宋嗹國瑞國單鷹雙鷹啿啵㕸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𠸄夷鼻息。自𠸄夷貿易斷後。他國頗皆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間相睽。以彼此之離心。各輸忱而內向。

若概與之絕。則敢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且封關云者。為斷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與不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即如上冬以來。已不准嘆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煙土搬至粵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違。禁不通商。則不管束而正好賣煙。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更不得不於各海口倍加嚴拏。有一日而船煙並獲數起者。可見嘆夷貨去煙來之言。轉非虛捏。不然。以外洋風浪

之惡。而嘆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又不能。緣廣東民人。以海面為生。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謠。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内。此說雖亦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遠近幾難自定。又孰能於海面阻之。即使責令水師查禁。而晝伏夜動。東奔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則徐上年刊立章程。責令口岸澳甲。編列船號。責以五船互保。又令於風帆兩面。及船身兩旁。悉用大字書寫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尚未編完。繼又通行沿海縣營。如有夷

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驗查。祇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要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擔。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無之物。不值為之厲禁。惟茶葉歷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逾額多運。即為箝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拏偷漏。若中路封關。操之過蹙。而東西各路。得以偷販出洋。則正稅徒

虧。而漏巵依然莫塞。是以制馭之道。惟貴平允不偏。始不至轉生他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夷人。此即內地行鋪互售。尚難家至目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㘕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半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即使從他夷轉售一二。忍垢蒙恥。已覺難堪。惟操縱有方。備防無弊。則原奏所謂該夷當畏懼而求我者。將於是乎在矣。至于備火船練鄉勇。募善泅之人等事。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籌商辦理。惟待相機而動。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則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幾於不能救渴。繼而覓諸山麓。

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馭夷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曷若薰蕕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以併拒唤夷。則有如踣鹿。若因唤夷而並絕諸國。則不啻毆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況所杜絕者。惟在鴉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果查出夾帶。應即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暨

臣豫堃節次商議及之。嗣經核定章程。諭令澳門同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葉一項。每歲連箱准給五十萬斤。仍以三年通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內容留暎夷。即暫停西洋貿易。迨其將暎夷驅出。仍即准令開關。亦與原奏請議章程不謀而合。至所請責令澳夷代暎夷保結一節。現既不准暎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覆奏。曾望顏條陳一摺。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夷情狡獪異常。總不外牟利之一途。惟在彼之伎倆。百出不窮。而在我之控制。總宜堅定。恭順者自未便與抗違

者一同拒絕。以致良莠不分。現據該督等體察情形。相機妥辦。斷絕鴉片。實為扼要首圖。前次大經懲創。該夷等萬不敢明目張膽。運送入口。而私販潛藏。夾帶囤積。種種弊竇。在所難免。該督等務當水陸交嚴。趁此可乘之機。永將來源杜絕。至漢奸接濟淡水。或代為包庇。運送煙土。尤應嚴密查辦。毋稍疏懈。每歲出口大黃茶葉。既據該督等奏稱。三年通融併計。示以酌中之道。仍當嚴查偷漏。毋令有名無實。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鄧繼昌。並傳諭豫堃知之。

林則徐等又奏。查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為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負山。西

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深。𠸄夷船隻。久欲依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沮。則為患匪輕。上年因𠸄咭唎桀驁不馴。抗違禁令。經臣等與前督臣鄧廷楨。調集官兵。在尖沙嘴迤北之官涌等處山梁。紮營安礮。分為五路。痛加勦擊。該夷兵船二隻。貨船數十隻。始皆連夜遁去。但恐兵撤之後。仍復聯檣聚泊。勢若負嵎。必須扼要設防。方足以資控制。隨飭候補知府余保純。署大鵬營參將賴恩爵。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會同

周歷履勘。旋據該員等禀稱。（硃筆點）尖沙嘴山麓。有石腳一段。其形方長。直對夷船向來聚泊之所。（硃筆點）又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正對夷船南洋來路。若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而控制亦極得宜等語。當經飭令將兩臺高寬丈尺。及開築地平。並建造牆垛礮洞。弁署兵房。神廟望樓。藥局馬路。一切工料價值。覈實確估。據該員等呈送圖說清摺。臣等逐一覈算。並委員詳細勘實。計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竊思此項工程。係屬防夷要務。斷不可緩。第

國家經費有常。仍不敢請動帑項。臣等公同籌畫。查有前山營生息銀一項。係由洋商捐銀。發交當商生息。前於嘉慶十四年。奏明作為添設前山營兵餉之用。按年核實支銷。已屆三十年之久。因而存有贏餘。截至道光十九年五月底。報部冊開實存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前項礮臺工料之資。合無仰懇

聖恩。准於前山營生息銀內動支。並免造冊報銷。至此項工程。先已購料興工。趕緊建築。務於夏令南風盛發以前。一律全完。以資協制。計兩臺應安大礮五十餘門。亦已於腹地各營。酌其緩急情形。先行運撥濟用。一面籌資購補。期於普

律森嚴。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林則徐等又奏。再粵東虎門海口。先後建築礮臺八座。上
年春間。因創造排鍊。又添設靖遠礮臺一座。安放大礮六
十位。酌撥守臺兵丁九十名。以資守護。所有排鍊及礮臺。
歲需一切經費。共銀八千三百餘兩。經前督臣鄧廷楨會
臣怡良。分款籌備。並於每歲應支各項外。寬備銀一百七
十餘兩。留補不足之用。奏蒙
諭旨允行在案。茲准水師提臣關天培咨開。據實提標中軍參將
李賢稟稱。查虎門各礮臺。奉行奏准舊章。每年春秋二次。

演習礮準。每礮一尊。裝藥下子。描準燃火。需兵四名。各臺原防兵額。臨操不敷派用。調撥存城兵丁協濟。春秋二次。每次操演十日。協濟兵所需口糧。即照臺兵。每名日給銀四分。遞年照辦。今添設靖遠新臺。安礮六十位。屆期操演。需兵二百四十名。在臺額兵九十名。不敷一礮四兵之數。臨操必須添兵一百五十名。赴臺協濟。已於存城汛兵內如數選定。勤加訓練。上年秋操。業經撥赴一同操演。惟此次協濟兵一百五十名。每名每日應給口糧銀四分。計每年春秋二操。共需口糧銀一百二十兩。前議經費內獨未議及。係屬遺漏。咨請查照各臺舊章。一體發給。俾免向隅

等情。飭據司道議詳前來。臣等伏查虎門所設各礮臺。應

協濟兵丁口糧。均經前督臣鄧廷楨。前撫臣祁𡎴。於十六

年間。會摺奏准有案。今新添靖遠礮臺。情事相同。自宜畫

一辦理。相應仰懇

天恩。俯准將協濟靖遠礮臺兵丁一百五十名。於操演大礮之時。

每兵日給口糧銀四分。春秋兩次。每次操演十日。口糧銀

六十兩。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其銀不必另籌。即於原

定寬備經費項內。按次由營請領。照數散給。以示體恤而

免偏枯。

諭內閣。林則徐等奏。籌議添建礮臺一摺。廣東尖沙嘴一帶地方。

為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又係該省船隻東赴惠潮。北往閩浙要道。該督等相度情形。請於尖沙觜及官涌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控制亦極得宜。著照所議趕緊建築。以資防制。其尖沙觜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准其在於商捐前山營生息銀內。動支給辦。免其造冊報銷。又另片奏新添請建礮臺兵丁一百五十名。操演大礮。及春秋兩次操演。請照虎門所設各礮臺。一體發給口糧。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即在原定寬備經費項內。按次散給。以示體恤。亦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五月。庚子。兩廣總督林則徐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

豫堃奏自上年正月間。臣林則徐銜

命至粵。與調任督臣鄧廷楨暨臣怡良商辦海口事件。年餘以來。

所有控制外服。查緝內奸。一切機宜。悉荷

聖謨指授。俾臣等秉承有自。感刻難名。迨斷絕𠻳咭唎貿易。尤賴

乾斷嚴明。足使夷情震懾。雖該夷尚復強顏延喘。飄泊外洋。詭計

譸張。虛聲恫喝。而臣等遵奉

諭旨。既

尤其以逸待勞之議。更

示以應防叵測之心。守險攻瑕。皆得隨機應變。查𠻳夷所傳續到

兵船之信。並於吐嗒嗶哈兩船外。復來嘟嚕噎兵船一隻。其夷官名為嚌啐咍喱。雖據引水探報。該船有大礮四十餘門。夷兵三百餘名。而在外洋寄碇數旬。毫無動靜。自係探聞我師布置嚴密之故。惟防堵固有把握。而守望並無定期。各口水陸官兵。不能遠撤。即各處口糧兵費。皆宜豫籌。且自上年查辦至今。所費本已不少。始則諭令夷人。將躉船煙土。盡行呈繳。而𠸄國領事義律。欲帶嚬咃潛逃。當經官兵截回。於是水路排舟。陸路設卡。自省河至虎門。不使有空虛之處。然後該夷稟繳鴉片。悔罪投誠。而所繳躉船煙土。即於粵省銷燬。浹月始經蕆事。其間一切費用。力

加搏節。在事者莫不共見共聞。厥後義律稟請在澳卸貨
不准。因而阻攔該國貨船進口。並主令奸夷空躉逗留。七
月間遂出澳門。斷其接濟。凡各處緊要隘口。無不添派防
兵。詎義律膽敢鴟張。公然抗敵。我軍於九龍山穿鼻洋。疊
次轟擊之後。復於尖沙嘴攻擊六次。傷斃嘆夷無數。自此
該國各船。竄赴長沙灣一帶外洋。不敢妄動。所需用度。尚
無虛縻。惟
國家經費有常。何敢擅行瀆請。而年餘支應各項。非捐即墊。
其有待於歸補者。已覺繁多。且既奉
旨不准通商。而該夷仍逗留觀望。則所以制其反側。絕其窺伺者。

更不可不加意圖維。即如礮位一項。洋面師船所用。必須三四千斤以上。而製造又極精巧者。以之抵禦夷礮。方可得力。若礮臺所安之礮。竟須七八千斤至萬斤以上。方能及遠。經臣等節次籌辦。頗有眉目。容俟詳晰彙陳。其水師戰船工料例價。向來本有一定。欲其倍加堅實。亦須斟酌變通。凡有裨益於海防者。臣等均不敢不悉心區畫。而籌措經費。實為首務。查粵東通省大小官員養廉。因奏明攤捐連州軍需。及前次防夷等案外銷之款。每年已扣三成。計至道光二十六年。始能扣清歸款。此時未便再有加攤。茲據洋商伍紹榮、盧繼光、潘紹光、梁承禧、謝有仁、潘文濤

馬佐良。潘文海。吳天垣。易昌彥呈稱。商等服賈海隅。業生

樂業。仰荷

皇仁優渥。報稱末由。上年夷人呈繳鴉片煙土。盤運銷燬。其船腳等項。所費已多。嗣因暎夷桀驁不馴。驅逐防範。需用更復不少。伏思商等與夷人交易貨物。向照估價。每兩應得行用三分。以資辦公。今通行公議。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自具呈之日為始。捐繳三年。按卯解繳關庫。聽候提用等情前來。臣等查其情詞懇切。洵為踴躍急公。相應仰懇

天恩。俯准捐繳。以遂其報効之忱。

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洋商捐繳銀兩。藉供經費一摺。廣東

查辦鴉片。驅逐夷船。亟應籌措經費。現據洋商伍紹榮等。呈請
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捐繳三年。按卯解庫。聽候提用等
情。著即准其捐繳。俟年限屆滿。由該督等覈明總數。奏請恩施。
此項銀兩。著免其造冊報銷。該督等務須撙節動用。覈實支銷。
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並傳諭豫堃知之。

己酉。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承准軍
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吳文鎔奏。本年正二月間。有夷船一隻。在梅林洋面遊奕。
經哨船攔截攻逐。膽敢開礮回拒。致斃兵丁一名。現已駛逸外
洋等語。閩浙海口。向不准夷船駛進。此次該夷船屢在梅林等

洋面遊奕。是否因粵東查辦嚴緊。改從閩海進口。希圖銷售鴉片。抑係閩省向來海禁廢弛。常有此等夷船駛進。著鄧廷楨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該夷被兵驅逐。竟敢拒捕傷兵。現雖駛向外洋。難保不復萌覬覦。著鄧廷楨督飭水師員弁。慎密堵防。如查有漢奸接濟。并兵縱放情事。著即從重懲辦。無稍姑容。欽此。

查閩省洋面。西南自南澳鎮左營起。為粵海入閩門戶。東北至烽火門營止。為閩海入浙門戶。中間歷銅山一營。水師提標各營。金門海壇福寧三鎮。閩安一協。袤延二千五百餘里。率皆汪洋一片。僅有瀕海澳嶼。並無設險口門。與粵東澳門虎門等處有口可進者迥異。向來不准外夷

貿易。是以亦無夷船停泊馬頭。此閩省海洋之情形也。溯查嘉慶十九年以前。從無夷船在洋遊弈之事。迨後鴉片漸行。每年間有一二隻來至閩洋。或一二三四次不等。近年逐漸增多。每年或十餘次。或二三十次。其船出沒靡常。自一二隻至三四隻不等。其遊弈處所。始則南澳銅山厦門臺灣等洋。繼則閩安海壇福寧烽火等處。今則多在銅山營轄之布袋懸鐘。及金門轄之梅林深滬衙口大嶝圍頭等處。或遠在黑水夷洋。或近在沿海澳外。乘間抵隙。倏去倏來。既無定期。亦無定所。此夷船久已在閩遊弈之情形也。至夷船來閩之由。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隻。前赴粵

洋。向夷船購買鴉片。繼則往來熟悉。遂勾串夷船來閩銷售。夷人以漢奸為內線。漢奸以夷船為利源。當其初至之時。文武員弁。不知底裏。輒聽夷人以在洋遭風及懇求通市詭詞。率行具稟。節經前任督撫批飭防範驅逐。而遷延觀望。待至數日後。夷船開去。遂以一稟了事。嗣後蹤跡漸著。寄泊漸多。共見共聞。不得不據實稟報。而庸懦者不敢攻擊番船。陽居持重之名。貪黷者甚且包庇漢奸。陰享分肥之實。以至勢成積重。窺伺頻仍。奸民固屬罪魁。水師亦多泄視。此又夷船所以公然駛至之原委也。迨上年嚴禁鴉片。

皇上天威震疊。督撫董責加嚴。始有攻擊夷船之舉。上年十月初
二十八。十二月初六十六。本年二月初四等日。節經調任
水師提督陳化成。金門鎮總兵竇振彪。督率戰哨各船。開
礮轟擊。該夷船先後逃遁。經撫臣吳文鎔。兩次具奏。臣到
任後。據署水師提督程恩高馳報。三月初九日。有夷船四
隻。在於梅林寄泊。經該署提督於初十日圍繞進攻。打壞
夷船篷索槓具。並擊仆夷人一名。撈獲洗礮木棍一隻。該
夷船向外洋竄逸等情。經臣於三月一十七日具奏在案。
此又去冬今春。水師攻擊夷船之實在情形也。總之番船
之頻來。專為圖銷鴉片。而腹內之受病。全在勾引奸民。臣

到任後。即與撫臣吳文鎔籌議章程。以外洋攻逐夷船。堵拏奸民船隻。責之水師。岸上開礮夾攻。查緝囤販匪徒。責之陸路。沿行水陸提臣督率辦理。其人員。則分派興泉永道劉耀椿汀漳龍道李昭美爲督辦。永州府知府尚開模署漳州府知府王衍慶爲幫辦。督率該管廳縣。協力稽查。並分撥文武委員。聽候兩道調遣。現在陸路提臣余步雲專派署中軍參將武攀鳳會同興泉永道。偵緝奸民。遊擊向思璠郭仁布專駐梅林下埈等處。並撥運四五千斤大礮數門。在沿海築墩安設。遇有夷船戧駛近岸。即與水師哨船。兩下夾擊。兼緝出海販煙民船。布置極爲周密。至水

師一路。則新任提臣陳階平。業已到任。即日出洋督巡。進

臣前在廣東所購礮位。亦由海船運到。經前署提督臣程恩

高。分配師船施放。可期得力。臣與撫臣惟有嚴行督飭在

事文武。同心協力。外攘內偵。夷船則不准停留。漢奸則不

容疏縱。仍明察暗訪。如有兵弁得規包庇。立即遵

旨從重懲辦。臣一俟會同

欽差查辦事竣。即馳赴泉州。親督料理。並查辦漳屬之南澳銅山

等洋面。以冀仰副

聖主廑念海疆。力除錮弊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覆奏。查辦夷船在洋遊奕一摺。覽奏均悉。

此種夷船。始因漳泉奸民。自用船隻赴　　購買鴉片。繼則往求熟悉。勾串漢奸以為內線。牟利售私。總因該地方官庸懦養奸。貪黷包庇。以致鴉片充斥。積重難返。現經該督飭令水師提督等。開礮轟擊。先後逃逸。已足震懾奸夷之膽。惟該夷等嗜利藐法。洋面行走熟悉。難保不復萌故智。多方勾引奸民。再圖嘗試。著鄧廷楨即照籌議章程。水陸交嚴。毋稍鬆懈。一面出示曉諭該夷。現在禁絕鴉片。洋面毗連內地。非該夷等船隻遊奕之所。自當遵懍王章。駛回本國。如抗拒不服。即開礮轟擊。其由粵所運礮位。正可妥為安置。以壯聲威。儻有漢奸仍前勾串作弊。立即嚴拏懲辦。並於閩粵交界地方。多派文武員弁。梭織巡查。

毋任走漏。俟派查各案完竣。該督即親赴泉州一帶。兼查明漳州所屬洋面。有無夷船蹤跡。認真設法防堵驅逐。以期弊端永絕。洋面肅清。是為至要。